國朝宮史續編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二

訓諭二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諭旨朕閱三通館進呈所纂嘉禮考內於遼金元各代冠服之制敘次殊未明晰遼金元衣冠初未嘗不循其國俗後乃改用漢唐儀式其因革次第原非出於一時即如金代朝祭之服其先雖加文飾未至盡去其舊至章宗乃概為更制自應詳考詮次以徵蔑棄舊典之由並酌入按語俾後人知所

鑒戒於輯書關鍵方爲有當若遼及元可例推矣前因編訂皇朝禮器圖曾親製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輕言改易及批通鑑輯覽又一一發明其義誠以衣冠爲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沿襲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謂禮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說至遼金元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輒改衣冠盡失其淳樸素風傳之未久國勢寖弱洊以淪胥蓋變本忘先而隱患中之覆轍具在甚可畏也況揆其所以議改者不過云衮冕備章

文物足觀耳殊不知潤色彰身即取其文亦何必
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龍藻火燦然
具列悉皆義本禮經史何通天絳紗之足云耶且
祀莫尊於
天
祖禮莫隆於
郊
廟溯其昭格之本要在乎誠敬感通不在乎衣冠規
製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推原其義實

天遠而
祖近設使輕言改服即已先忘
祖宗將何以上祀
天地經言仁人饗帝孝子饗親試問仁人孝子豈二
人乎不能饗親顧能饗帝乎朕確然有見於此是
以不憚諄復教戒俾後世子孫知所法守是創論
實格論也所願奕葉子孫深維根本之計毋為流
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訓庶幾不為獲罪
祖宗之人方為能享

上帝之主於以永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景祚實有厚望焉其嘉禮考仍交館臣悉心確覈遵全元改制時代先後逐一臚載再加擬按語證明改繕進呈俟朕鑒定昭示來許並將此申諭中外仍錄一通懸勒尚書房

十一月十九日奉

諭旨皇子原與外間王公有間一切服用悉如親王現在皇子中四阿哥六阿哥俱錫封郡王其俸銀及護衛官員自應視其爵秩而一應服用仍應照

皇子之例俟朕八旬開六歸政時再各按爵秩方為允協着將此旨交宗人府及尚書房均各登記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日胡世傑奉

諭旨着傳諭總管等今日下雨時見太監等戴用紅帽套者甚多嗣後只准總管首領奏事太監詩本太監養心殿內首領小太監等戴用其餘俱不准戴紅帽套如再見有各處太監戴用者即將總管等治罪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諭旨昨高樸奏太監高雲從洩漏道府記載一案降
旨將觀保蔣賜棨吳壇倪承寬等革職交刑部查
審朕辦理此事並不得謂之過嚴我朝家法太監
止供使令從不許甘涉政務至於外廷臣工尤當
禁絕往來若聽其識認交言實非善事即如蔣賜
棨於高雲從買地一案雖未爲辦理然當此政治
清明之時伊等尚不敢任意妄爲若此次不行整
飭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又如倪承寬因在內廷行
走認識高雲從乃入欲同官之中保亦與認識尤

不可解至於記名道府人員硃批記載乃
皇考世宗憲皇帝留意人材以備隨時錄用實屬法
良意美所當永遠遵守至於所用道府亦不過照
例補放或後經督撫參劾朕亦無從庇護若其中
果有人本平常或夤緣倖得九卿等確有實據何
妨據實參奏朕必為之嘉奬又何所容其私相議
論乃觀保等既不能指實直陳徒於班聯之上妄
行竊議意欲何為況觀保本屬庸材屢經獲譴將
賜吳壇甫經擢用尤宜恪勤奉職又何暇訐論

人材于此事高樸初奏朕尚以為必無於召見軍機大臣時論以此事察于敏中所奏尚以意存迴護希冀顢頇了事今據審出即有與伊干涉之事是于敏中尚不能在朕前稍存飾混况他人于朕臨御三十九年勵精圖治宵旰不遑正賴神志清明覺察眾人情偽不容輕意混過從前雖有志願至八十五歲時即當歸政然亦必酌量彼時精神與此時無異不致倦勤若此日正當精明強固可以振作有為之時豈容於此等事竟置不問于今

據審出案情屬實則高樸所奏尚具有良心何九卿中屢經召見並無一人奏及若與高雲從素有關涉者自不肯直奏糊塗如蔡新者或不能舉發其餘九卿豈直一無見聞又豈朕不肯召見九卿耶即如英廉係內務府大臣於內廷諸事最為熟悉舒赫德到京已將一載在軍機處行走此等情事豈有不知乃高樸尚有見聞豈英廉舒赫德竟得諉為不知朕開誠布公以待諸臣而諸臣轉不能竭誠盡力以圖報効諸臣清夜自思良心安在

舒赫德英廉著傳旨嚴行申飭九卿等亦著一體
申飭朕因此事大有關係專行剴切教誡並通諭
中外臣工知之
二十六日奉
諭旨現在查審太監高雲從訊出李文照放粵海關
監督時聽受高雲從囑託携帶伊弟高雲惠為長
隨一事太覺膽大昨已降旨將李文照革職拏解
來京交內務府大臣嚴審矣向來內務府官員好
與太監交結實係最惡習氣今朕因李文照在如

意館行走多年小心謹慎是以用為監督乃甫經加恩即敢聽太監囑託徇私收錄實係其福薄不能承受朕恩況太監等兄弟子姪止宜在屯務農或小本營生度日是其正理今乃跟監督充當長隨其意不過欲在關口婪索舞弊累商竊課皆所不免豈可不急行嚴禁今李文照現經敗露朕即將伊斥革拏問治罪可見與太監往來非惟無益且必身獲重譴後悔莫及李文照即是眾人榜樣凡內務府官員俱宜引以為戒痛自警省毋蹈覆

儆嗣後倘有犯此者朕不能稍為寬貸也著交內
務府大臣傳諭內務府官員知之

同日奉

諭旨昨審訊太監高雲從供有高雲龍在臨清州當
長隨外任知州因何得與太監認識收留伊弟為
長隨據供並不認識臨清州知州係託曾押貢到
天津之參將王普懇其將伊弟高雲龍帶往山東
尋覓跟隨官府後得信知已在臨清州魏家灣坐
口等語太監高雲從既不認識臨清州知州與該

州無涉無庸革職審訊至王晉身為武職大員乃
敢與太監認識聽其囑託將伊弟代薦長隨殊屬
不堪著傳諭徐績即將王晉革職嚴審確情具奏
二十八日奉
諭旨向來在京部院各衙門陳奏事件及各省督撫
等齎奏差弁赴宮門具摺設有奏事官員接遞轉
交奏事太監進呈所以嚴內外之防使宦寺人等
概不得與外人交接法至善也乃近來奏事官員
日久懈弛致有山東隨至天津之參將王晉與太

監高雲從認識聽其囑託高雲從不過寫字處下賤太監何得與外省叅將相識則是太監等與外廷官員在宮內覿面交談之處大概可知奏事處向派有御前侍衛一員管理原以查察各項弊竇今春寧在奏事處於此等情事不能稽查所司何事春寧不必管理奏事處之事仍交御前大臣等議罪另派安泰代管安泰向曾管理此事今行走雖不及昔日而稽查管束尚所能為務宜小心謹慎若再有太監與外廷官員人等在宮內交言識

面之處惟安泰是問嗣後除軍機處應奏事件仍照舊交奏事太監呈遞外其餘各部院衙門奏摺俱悉從奏事官員接收轉交即內務府衙門一切事件雖係家務亦着由奏事官員轉交概不得由奏事太監等接奏大臣官員等並不得與太監交談如敢再有違犯必將伊等從重治罪着將此旨嚴切傳諭奏事處及各衙門知之

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四日奉

諭旨日前總管內務府衙門奏商人義和泰呈請歇

限交銀一案因其事尚屬可行已依議矣是日召見金簡詢係何人收呈奏稱不知何人接收數日後召見邁拉遜詢及此事奏係六阿哥收呈交衙門公辦又數日詢之英廉則稱忘係何人所收各等語衙門中同辦一事豈有不知呈所從來以遺忘何人收呈之理不過邁拉遜據實覆奏而英廉金簡不免含糊隱諱耳蓋英廉金簡在內廷年久心靈曉事明知阿哥不應收呈言之與阿哥有礙故不肯明言殊屬非是英廉金簡俱著交部嚴加

議處皇子派令辦事如無過失大臣等必不能造言誣陷設有其人斷難逃朕洞鑒亦無從逞其伎倆若行事稍有不合人豈大臣等所能瞻顧隱瞞至六阿哥派管內務府事收呈本非其分所應為恐相沿日久跟阿哥人眾或有潛行藉端需索之事究與阿哥聲名有損不可不防其漸並將此通

諭知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諭旨從前賞給十一阿哥使喚之殷姓女子其母几

現在來京投至府中當經阿哥交出詢之據稱想念伊女到京探望今知在阿哥府內可以放心即擬料理回家等語此等賞給阿哥女子非有名號自不便歸入內務府旗分給以養贍但伊等或因其女在阿哥府內即視為榮貴倚恃生事此風斷不可長今既訊無別項情節祇須遣回本籍無庸查辦著傳諭舒文於伊等到家後留心察訪如果安分營生原可聽其自便倘稍有倚藉阿哥名目借端滋事之處即應照例治罪從前安寧普福於

此等事每意存容隱致獲咎愆此舒文所深知者務須引以為戒毋得稍存姑息將此傳諭知之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奉

諭旨前據邁拉遜奏拾獲匿名揭帖一紙内有開寫綿德阿哥賞給禮部郎中秦雄褒字畫食物並經相見送禮一節隨密諭福隆安查訪今據奏稱等獲曾在綿德阿哥處雇工之馬成蘇二訊供秦雄褒曾進見綿德阿哥致送畫冊鑪瓶等物綿德阿哥亦賞給綢紗字扇屬實此事甚有關係阿哥等

在內廷讀書理應謹慎自持不當與外人交接況秦雄褒不過一禮部漢司員與阿哥等毫無干涉非若書房行走之翰林等可比秦雄褒何所為而必欲謁見綿德綿德又何所為而必欲認識秦雄褒乎秦雄褒係秦道然一家從前秦道然在康熙年間即有交通塞思黑之事其家風本不馴謹今秦雄褒復敢如此幸而早為發覺尚不致久滋事端此即阿哥等之福若不示以懲儆恐諸皇子皇孫無所畏憚漸失我朝家法綿德著革退王爵仍

翎頂黃馬褂作為閒散宗室其定郡王爵即令綿

恩承襲綿德之師傅李中簡不能教誡管束咎無

可辭該員本係緣事降調復經賞給編修職銜仍

令在書房行走今復不能盡職即著革職逐出書

房至秦雄褒身為司員敢與綿德往來餽送殊屬

可惡著革職即日發往伊犂不准贖罪至此事係

朕特交福隆安查辦若福隆安稍有徇隱不肯據

實查出朕必重治其罪福隆安寧敢瞻顧阿哥等

而轉不畏朕乎今經此小懲大戒不特綿德當知

感愧即諸皇子皇孫亦均當感激自勵若因福隆安之查奏輒心懷嫌怨斷難逃朕洞鑒必不稍為寬宥也將此通諭知之至投遞匿名揭帖之人仍著軍機大臣查審具奏

二月初八日內務府大臣等奉

諭旨向來養心殿太監等遇有一應零星活計輒傳喚造辦處各項匠役整理漫無稽核殊屬非是圓明園等處亦然宮殿重地豈容外人出入即有應行修整之事亦應告之總管內務府大臣等派員

放匠不當任聽太監等專擅徑行昔
皇祖時曾有
諭旨飭禁載在宮史今相沿日久太監等又復漫無
顧忌不可不實力整頓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將
太監傳喚匠役進內之事嚴行禁止嗣後如有必
須放匠修整活計之事俱令呈明該總管大臣派
員查點仍將某處放進次數於年底彙摺具奏
十月初四日奉
諭旨諸王襲爵經朕酌定由軍功封晉者世襲罔替

其餘恩封諸王襲爵時皆懇以次遞降又念親郡王以下不過六七傳即至奉恩將軍心有不忍曾經降旨凡親王以次遞降者至鎮國公而止郡王以次遞降者至輔國公而止其公爵均屬世爵罔替蓋錫爵延恩若不定以等差則國家億萬年之久王爵愈積愈多又不免於冗濫昨四庫全書會要處呈進繕本宋史朕幾餘披閱見宗室世系表內其燕王楚王之子即降為公公之後降為三班奉職是其再傳而後即已下同齊庶視現今所定

恩封之親王郡王以次遞襲者仍得世襲公爵其
厚薄為何如耶且朕於諸子中惟皇長子皇五子
皆因病劇時始加封親王至於皇四子皇六子則
以出嗣諸叔得襲郡王爵餘尚未有特予冊封者
非朕沽名而薄待己子正因理當然耳所以昭示
久遠之道無有大於此者我世世子孫所當遵守
勿替着將此旨錄示阿哥書房並諭令宗室王公
等知之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上台大學士臣舒赫德臣于敏中協辦大學士尚書
公臣阿桂額駙尚書公臣福隆安尚書公臣
豐昇額將軍伯臣明亮尚書臣袁守侗侍郎
臣梁國治臣和坤面奉
諭旨今日奉移
大行皇太后梓宮於
暢春園之
九經三事殿安侑
聖靈蓋緣

暢春園乃
皇祖舊居雍正九年
皇妣孝敬憲皇后喪儀即在此安奉朕恭奉
聖母皇太后頤和養志四十餘年於
暢春園
神御所安最為怡適是用易蓋黃瓦敬設
几筵奉移成禮所謂禮緣義起行乎心之所安也若
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則自
皇考世宗憲皇帝爰及朕躬五十餘年蒞官聽政於

此兩門前內閣及各部院朝房左右環列規模遠大所當傳之奕禩子孫為御園理政辦事之所恐萬年後子孫有援
九經三事之例欲將正大光明殿改換黃瓦者則大不可且觀德殿及靜安莊所建殿宇宮門體制閎整以之奉移暫安足以備禮盡敬何必別議改作乎至園內之長春園及宮內之寧壽宮乃朕葺治為歸政後所居將來我子孫有紹美前休耄期歸政者亦可留為憩息之地均不宜輕事更張若

暢春園則距圓明園甚近事奉
東朝問安侍膳莫便於此我子孫亦當世守勿改著
將此旨錄寫封貯尚書房軍機處各一分傳示子
孫以誌毋忘
二月二十日
上召皇六子皇八子皇十一子皇十五子及大學士
臣舒赫德額駙尚書公臣福隆安尚書臣袁
守侗侍郎臣梁國治臣和珅面奉
諭旨前於正月二十九日召軍機大臣等面降諭旨

以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為
皇考及朕躬數十年來聽政之所當傳之奕禩子孫
不得援
九經三事之例改換黃瓦至
暢春園距圓明園甚近事奉
東朝亦子孫所當世守勿改已令記錄此旨封存尚
書房軍機處各一分至於
列聖
列后安奉

神御
神位之處禮緣義起朕惟一本
前規不敢不以亦不敢有過所應詳晰訓諭俾併錄
存記者如
壽皇殿安奉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御容
列聖
列后向年惟除夕元旦兩日恭奉

御容瞻拜於此者

恩佑寺原奉

皇祖御容嗣於圓明園內建立

安佑宮朕即奉移

皇祖御容並奉

皇考御容至現在之

恩佑寺惟供佛像歲時諷經展禮蓋緣

神御尊嚴不敢瀆奉昔我

皇祖為

孝莊文皇后於南苑建
永慕寺亦止奉禮佛像用申誠敬是以朕昨命將悟
正菴改建
恩慕寺為
聖母皇太后薦
慈福少抒哀慕之忱並無供奉
神御之事也至養心殿之
東佛堂圓明園之
東佛堂因

皇考時曾恭奉
皇祖神位並恭奉
孝恭仁皇后神位是以朕亦遵奉此制而行不敢有
所損益至避暑山莊之
永佑寺則止奉
皇祖
皇考御容此皆子孫所當敬謹遵奉又宮內之長春
宮向有
孝賢皇后及皇貴妃等影堂朕不過每歲於臘月

二十五忌辰之日一臨但思
列后及
聖母均未有專奉
聖容處所則長春宮即歲暮亦不便懸像矣此事着
停止
列后神御俱尊藏
壽皇殿內
神廚將來朕之子孫遵照安奉亦足以昭敬慎將此
旨令皇子等一併錄寫存記用誌毋忘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諭旨前派八阿哥十一阿哥校勘四庫全書向來總裁校書經朕指出錯誤者例有處分嗣後阿哥等所校之書如有錯誤亦應一體查核處分以昭公當其應罰之俸著照尚書例議罰即於應得分例內坐扣

五月二十五日奉

諭旨雍正元年曾奉

皇考諭旨太監等見諸王大臣進內必須起立行走

必須讓路以存恭敬令總管太監等不時嚴傳與衆太監如有違犯必不輕恕本日朕在乾清宮西暖閣於窗內望見西廊下有穿補服者二人向北行走又有一不穿補服者南行相遇並不讓路因思補服者必係職官其不穿補服者必係太監既已相遇自宜在旁避讓乃竟交臂不顧全無恭敬之心皆總管太監等日久視為具文不能管教之故今經朕目睹不可不防其漸著嚴行傳諭總管太監務須隨時教飭約束毋許肆慢無禮此後如

再不凜遵定將該總管首領太監等一併治罪

九月初一日奉

諭旨朕此次詣盛京恭謁

祖陵蹕路出山海關而行恐覽關城形勢屹然雄鎮

明季於此置大員設重兵拒守以防我朝而大軍

每從沿邊諸隘口直入如踐無人之境可見險固

不足恃也然以當時盛京而論有此關控扼其中

內外氣脈不能貫注即由他路入邊而彼終得挽

我之後所以天聰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征明進圍燕京仍復釋之而
去
聖謨深遠未嘗不籌慮及此迨後攻克永平灤州遵
化皆留將督兵駐守或欲藉以為內外夾攻山海
關之策乃代鎮之貝勒阿敏乖張怯懦竟棄已得
之各城而歸
太宗憤甚數其罪而責之雖貸其死而全親親之誼
遂不復躬總六師入邊亦深以山海關中隔為難
也洎乎闖賊陷闕明社遂墟吳三桂乃開關迎請

王師為之復仇戡亂於是我睿親王即率勁旅入
關一戰而殲賊眾追逐李自成至京城而遁克集
大勲恭奉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壹寰宇用奠我萬世丕丕
基夫同此山海關也前屢圖之而不得其機後則
直入焉而無所於阻蓋
上天眷佑我國家誠非意計所能豫及而所謂在德
不在險者於此益見迄今追思更不禁感
鴻貺而凜

景命矣且自出關後途中所經城郭則寧遠錦州廣
寧等處山川則松山杏山大凌河薩爾滸尚間崖
渾河等處悉我
太祖
太宗艱辛百戰之地歷歷在目溯自興京
肇迹遷瀋
遷都
業基於勤而
謀成於斷皆世世子孫所當深念者朕自臨御以來

每閱日恭閱
列祖實錄一冊周而復始於
創業垂統之蹟敬識之弗敢忘前此癸亥甲戌再臨
陪都展謁
陵寢所歷川原形勝因見徵聞並為詩篇以紀而薩
爾滸一戰破明四路之兵二十餘萬遠近承風震
讋尤為
締造鴻規向曾親製書事長篇昭示來許昨歲為全
韻詩於

太祖
太宗大烈耿光咸誌述成什端委畢該洪纖具備實
足以垂法守非僅託為吟咏而已茲戊戌秋三往
斯土境之履者益以習蹟之著者益以晰其或地
名今昔傳訛介於疑似顯晦間者復周諏而深考
之乃得曉然於心而無所惑夫以朕之景仰
前型懃懇若是必三至乃得曉然於心凡我子子孫
孫紹登大統者可不體朕志以為志睠懷遼瀋舊
疆再三周歷斷於

祖宗遺緒身親而目覩哉至於朕朕叩謁

永陵

福陵

昭陵每至必淚隨聲湧瞻戀不忍去此非可以強致

也夫

太宗為朕之

高祖而自

太祖以上至

肇祖雖遞推遞遠然追溯水源木本一脈相承則固

甚親而甚近且奕禩之昇平景運皆
皆日艱難開創之所留貽永言思之豈能不痛理也
亦情也我後世子孫誠能遵朕此旨處尊位而常
緬
前勞覽當年原憮而思興拜舊里
松楸而感愴自必凜然於
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於
先澤之何以善繼知守成之難兢兢業業永保勿墜
則我大清

累洽重熙之盛洵可綿延於億萬斯年矣非然者或
輕視故都而憚於遠涉或偶詣
祖陵視同延攬古蹟而漠不動心是則忘本而泯良
設有其人即為國家之不幸實不願我後嗣之若
此也子若孫可不恪奉朕訓而知儆懼乎歷代事
蹟湮遠姑不具論即如勝國洪武草昧初開未嘗
不得之艱苦而中葉以後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
淫蕩佚恬不為怪嘉靖萬歷天啟之昏庸逸樂阿
柄下移以致權臣奸宦相繼而擅威福亂政害良

此數君惟知蒙業而安於國事懵然罔覺雖未及身而喪不數傳而馴至滅亡使有能奮然振興追念洪武之舊圖勵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於末造而宴安酖毒終於不可救藥自覆厥宗殷鑒甚近尤足為炯戒耳或我子孫尚知遵朕此旨欲往陪京而其時無識之臣工妄以為入主當端處法宮綜理庶政不宜輕出關外此即我朝之亂臣賊子當律以悖命之罪誅之毋赦蓋盛京為根本重地發祥所自後世不可不躬親閱歷昔我

皇祖曾三舉斯典朕今亦三次矣如陞殿祀
神閱射行賞之類仍循成例而於
三陵之祭紅椿移近居及尊盛京舊有
壇
廟以至沿途之結城垣檢覈各庫諸事則皆前兩巡
所未及而今悉舉而行之益可見臨幸之有益矣
十數年後朕躬若尚如今日之康强仍當再修上
陵之禮然尚須有待嗣後每閱三年即派皇子二三
人恭謁

祖陵每次於秋冬間啓行途間既不煩修治橋道之勞而傔從無多更可不豫安營頓俾之歷覽舊京風土自皆惕然勳念感

天佑而仰

祖切無負朕諄切亟訓之意欽承毋忽將此通諭中外並錄一道交尚書房存記其三年一次簡派皇子之事屆期著軍機大臣請旨

十一月初八日

召見皇子及軍機大臣等

諭曰昨惇妃將伊宮內使喚女子責處致斃事屬駭
見爾等想應聞知前此妃嬪內間有氣性不好痛
毆婢女致令情急輕生者雖為主位之人不宜過
於狠虐而死者究係窘迫自戕然一經奏聞無不
量其情節懲治從未有妃嬪將使女毒毆立斃之
事今惇妃此案若不從重辦理於情法未為平允
且不足使備位宮闈之人咸知警畏況滿漢大臣
官員將家奴不依法決罰毆責立斃者皆係按其
情事分別議處重則革職輕則降調定例森嚴朕

豈肯稍存歧視惇妃即著降封為嬪以示懲儆并令妃嬪等嗣後當引以為戒毋蹈覆轍自干重戾朕辦理此事準情酌理惟協於公當恐外間無識之徒或有竊以為過重者不知朕心已覺從寬事關人命其得罪本屬不輕第念其曾育公主故從末減耳若依案情而論即將伊位號擯黜亦豈得為過當乎朕臨御四十三年以來從不肯有溺愛徇情之事爾諸皇子及眾大臣皆所深知即如惇嬪平日受朕恩眷較優今既有過犯即不能復為

曲宥且不特此也如大臣等辦理事務今日有善即從而眷遇明日有過即予以訓飭如其有心于犯私過亦即嚴懲禍福悉視其人之自取絲毫不設成見且不可存某事必須某人辦理之心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大學士公傅恒協辦大學士公兆惠皆在左右襄賛機務伊等既逝未嘗無辦政事之大臣又如尚書張照汪由敦大學士梁詩正劉綸皆在内廷經理筆墨伊等病歿亦未嘗無接辦文墨之詞臣此外皆可類推若為人君不

能見及於此何以撫御天下董正羣臣乎此即為
君難之一端也諸皇子各有福晉格格家庭之事
當法朕於宮闈不稍溺愛徇情其下亦有官員太
監即可以小喻大當法朕於臣工不稍姑恃偏護
家國一理事可相通諸皇子可不知所遵守乎至
若縱性濫刑虐毆奴婢不但福晉格格等不宜有
即諸皇子亦當切戒且如朕為天下主掌生殺之
權從未嘗有任一時之氣將閹豎輩立斃杖下諸
皇子豈不知之從前小太監胡世傑如意等在朕

前常有惹氣之事不過予以薄懲杖責二十極多亦不過四十者諸皇子當遵朕此諭咸知效法倘或管教不嚴及自行任性毒毆致死奴婢者朕一有所聞必不輕恕所有惇嬪此案本宮之首領太監郭進忠劉良獲罪甚重著革去頂帶並罰錢糧二年其總管太監亦難辭咎除桂元在奏事處蕭雲鵬兼司茶膳房每日在御前伺候不能復至宮內稽查伊二人著免其議罪其王忠王成王承義鄭玉柱趙得勝專司內庭令惇嬪毆斃使女伊等

不能豫為勸阻所司何事著各罰錢糧一年但其事究因惇嬪波累著將伊等應罰錢糧於各名下扣罰一半其一半亦著惇嬪代為繳完所有毆斃之女子並著惇嬪罰出銀一百兩給其父母殮埋此案雖係小事朕一秉大公至正與綜理庶務無異亦可恍然咸喻朕意矣將此旨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傳諭內府諸人知之並著繕錄一通交尚書房敬事房存記令諸皇子共知警省永遠遵奉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奉

諭旨昨於養心殿存貯各書內檢有明朝宮史一書其中分類敘述宮殿樓臺及四時服食宴樂并內監職掌宮闈瑣屑之事卷首稱蘆城赤隱呂毖較次其文義猥鄙本無足觀蓋明季寺人所為原不堪採登冊府特是有明一代秕政多端總因閹寺擅權交通執政如王振劉瑾魏忠賢之流俱以司禮監秉筆生殺予奪任所欲為遂致阿柄下移乾綱不振每閱明代宦官流毒事蹟殊堪痛恨即如此書中所稱司禮監掌印秉筆等竟有秩尊視元

輔權重視總憲之語以朝廷大政付之刑餘俾若輩得以妄竊國柄奔走天下卒致流冦四起社稷為墟伊誰之咎乎著將此書交該總裁等照依原本鈔入四庫全書以見前明之敗亡實由於宮監之肆横則其書不足錄而考鏡得失未始不可藉此以為千百世殷鑒並將此旨錄冠簡端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三

訓諭三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諭旨盛京為

王迹肇基之地朕御極以來敬惟

祖宗開創艱難

佑啟萬年統緒於癸亥甲戌戊戌暨今癸卯四詣盛

京恭謁

祖陵以申積悃所歷川原形勝因見徵聞並為詩以

識而於

太祖

太宗締造鴻規耿光大烈咸恭紀成篇實足以垂法

守非僅託為吟咏所有四詣盛京御製詩著皇子

等分年按次每人各錄一分裝成四卷彙貯一匣

以貽覲揚垂裕之至意

十一月初八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奉

諭旨傳諭總管等嗣後宮內等處倘遇有火燭之事

總管等即行開門放外邊王公大臣進內撲救並

着總管等量其相近之門開放不可著外邊人等進遠如開較遠之門未免遲滯以後謹記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奉

諭旨皇孫綿德前因與革職禮部郎中秦雄褒往來餽遺書畫革去承襲定郡王嗣復加恩封為公爵綿德為皇長子定安親王嫡長子係朕長孫設如昔生拘迂之見若明洪武時懿文太子既歿劉三吾建議謂皇孫世嫡禮宜承統洪武泥於法古遂立建文為皇太孫其後釀成永樂靖難之變禍亂

相尋臣民荼毒皆劉三吾一言喪邦之所致也朕
惟深鑒於歷代建儲之失是以再三宣諭并令纂
輯儲貳金鑑一書為萬世法戒若如洪武之泥古
立儲封建以
祖宗神器之重輕為付託豈我大清宗社萬年之福
乎今念綿德之于奕純新歲可以得子朕慶抱元
孫五世一堂實為古稀盛事自應特沛恩施以衍
奕祺雲礽之慶綿德著加恩晉封固山貝子嗣後
宜益加謹飭常存敬畏以期永承恩澤副朕諄切

訓勉之至意此旨著入於儲貳金鑑

十月初四日奉

諭旨向來宗室惟近支依皇子皇孫輩命名其支派稍遠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輩本年因得五世元孫命名載錫將來載字輩下再得六世來孫應用奉守因令宗人府查宗室內載字下一輩遠支已有希賢覺隆阿二人是自

太祖以下至今已有十一世瓜瓞繁衍本支極盛朕心深為欣慶著加恩依奉字輩希賢賜名奉福覺

隆阿賜名奉壽以示朕親族推恩仰承
天春啟佑萬年之至意
乾隆五十年六月十七日奉
諭旨前因近日進宮太監短少由於未經投進之先州縣胥役鄉約人等藉端向其家屬需索所致已
降旨令直隸總督順天府尹嚴飭各州縣嗣後如有自行淨身者不得拘其家屬准其投內務府派撥當差原以杜胥役需索之弊但此等淨身之人情節不一必當於其投到時交該司詳細盤詰驗

看如實係家道貧苦而舉動又復馴良與現在熱
河當差之年幼太監王成相彷者即應准其投進
如其人桀驁不馴或言語支離即應行文原籍查
其有無別故另行辦理此事全在總管內務府大
臣隨時察看方能妥協朕在京時內務府大臣人
多查察或尚能周到若遇朕巡幸熱河等處內務
府大臣等留京者少查察恐有未周致多混雜宮
禁森嚴所關匪細著諭令總管內務府大臣嗣後
於太監甫經投進時必當兩三人同看務宜留心

驗看查訊明確再行交進當差毋得濫收致有弊
混至太監人等向係掌儀司管理其投進時自由
該處司官查驗回堂辦理若稽查不密或領催書
役以及司員之跟隨人等又復向其勒索勢必又
踰州縣胥役需索之弊則情願投充太監者仍復
短少更屬不成事體並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密
稽察如有似此指勒需索者即行查明嚴處以示
懲儆

十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庭坐更最關緊要至御前更尤宜慎重倍加認真輪流坐守向來坐御前更者所有更頭更二俱係首領太監及食三兩錢糧執事太監之差雍正年間尚有總管太監亦坐更者乃近日御前更經朕偶一問及俱係不知姓名微末之人并未見有首領太監及奏事太監答應者再向來巡幸地方黃車上均有首領太監扶車惟年至六十以上者念其年老不派乃近日從未見有首領太監當此差者自係因從前扶車太監每逢賞賜皆是一

月錢糧食四兩錢糧首領太監即得四兩賞銀食三兩錢糧太監即得三兩賞銀若輩希圖多得銀兩尚有願在黃車當差者自一律改賞二兩之後伊等無所希冀不復當此差使祇令掌儀司及各等處徹末太監充當塞責此皆由該總管等不能秉公揀派實力查管又復卑鄙見小實屬不堪因小失大流弊伊於何底該總管太監等俱著傳旨嚴行申飭并交總管內務府大臣議罪嗣後總管太監等務須小心勤慎循分當差如仍前廢弛怠

玩再有似此弊混之事必將伊等從重治罪將此

旨交敬事房存記傳與各太監敬謹遵行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諭旨向來太監肆口詈罵久經嚴禁此案太監金福

因廚役德泰蒸做食物不妥輒行辱罵該廚役德

泰即因金福屢次吹求凌辱不堪難以忍受亦應

在外間報復尚近情理乃敢在禁地官所持刀行

兇情節可惡德泰著改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太監

金福於該局廚役任意詈罵且又屢次尋衅凌辱

太監輩此等惡習甚多殊屬可惡僅發往吳甸鍘草不足蔽辜全福着發往打牲烏喇充當苦差以示懲儆至首領太監楊柱平時不能管束任聽所屬太監尋人角口凌辱且不問是非袒護同伴兩次勒令德泰向全福賠罪致德泰積忿行兇激成事端即着革去首領充當太監差使仍罰一年錢糧

十二月初六日奉

諭旨舊制坤寧宮每日祀

神祭肉理應淨潔熟燒給散秩大臣侍衛等分食乃近來該首領太監等每將塊肉肥膪者私行偷用以零星者分給充數以致散秩大臣侍衛等進內食肉者漸少滿洲舊制祭祀敬
神祭肉晚間背燈者例交膳房散給各處其早間所供者例不准出殿門原承不留
神恩之意乃風俗不古散秩大臣侍衛等或竟不以此為榮反以為辱固屬非是但太監等從而染指以平常之肉分給尤不可不嚴行查禁嗣後祀

神祭肉著派總管太監劉成專管每日吃肉之時仍
著派御前侍衛一員乾清門侍衛二員同吃肉之
散秩大臣侍衛等進宮一體分食並遍加查看如
有仍前弊端即據實查奏務將總管太監全行治
罪外其派出專管太監劉成加倍治罪如劉成遇
有疾病等事即著該總管太監等奏請另派仍著
總管內務府大臣於宮庭內外隨時稽查倘有私
行偷出售賣者即行嚴拏究辦再膳房辦給各大
臣阿哥師傅侍衛等項官飯近日亦多偷減于常

有名無實並著該管大臣一體查察毋得仍前草

率偷減倘經查出一併從重治罪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諭旨皇子皇孫等俱戴紅絨結頂帽戴錫係朕元孫

亦應戴紅絨結頂帽朕仰承

天庥臨御五十餘年現屆八旬子孫繁衍五世一堂

洵古來罕有嗣後曾元孫阿哥等俱着戴用紅絨

結頂帽如載錫得子係朕六代奉字輩來孫亦着

一體戴用俟分封後再行量職戴頂着為令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奉

諭旨朕閱內左門登載向書房阿哥等師傅入直門單自三十日至初六日所有皇子皇孫之師傅竟全行未到殊出情理之外因召見皇十七子同軍機大臣並劉墉等面加詢問如係阿哥等不到書房以致師傅各自散去則其咎在阿哥自當立加懲責今據皇十七子奏稱阿哥等每日俱到書房師傅們往往有不到者曾經阿哥們面囑其入直伊等連日仍未進內等語皇子等年齒俱長學問

已成或可無須按日督課至皇孫皇曾孫皇元孫等正在年幼勤學之時豈可稍有間斷師傅等俱由朕特派之人自應各矢勤慎即或本衙門有應辦之事亦當以書房為重況現在師傅內多係閣學翰林事務清簡並無不能兼顧者何得曠職誤功懈弛若此皇子為皇孫輩之父叔行與師傅等皆有主賓之誼師傅等如此怠玩不能訓其子姪皇子等即當正詞勸諭如勸之不聽亦應奏聞乃竟聽伊等任意曠職皇子等亦不能無咎至書房

設有總師傅並不專司訓課其專責在稽查與總
諳達之與衆諳達等無與師傅内有怠惰不到者
總師傅自應隨時糾劾方為無忝厥職今該師傅
等竟相率不到至七日之久無一人入書房其過
甚大而總師傅復置若罔聞又安用伊等為耶此
而不嚴加懲創又復何以示儆嵇璜年已衰邁王
杰兼軍機處行走情尚可原着從寬交部議處劉
墉胡高望謝墉吉夢熊茅元銘錢棨錢樾嚴福程
昌期秦承業邵玉清萬承風俱着交部嚴加議處

至阿肅達椿身係滿洲且現為内閣學士毫無所
事其咎更重均着革職仍各責四十板留在尚書
房効力行走以贖前愆而觀後效

三月初八日奉

諭旨昨因尚書房阿哥等師傅自二月三十至本月
初六七日之久無一人入書房殊出情理之外已
降旨將總師傅嵇璜王杰交部議處劉墉與胡高
望等交部嚴加議處矣劉墉係大學士劉統勳之
子朕念伊父宣力年久特加恩擢用其在府道任

内頗覺黽勉以為學政即不肯認真速授湖南巡
撫聲名亦屬平常因内用尚書具辦理部務史役
一味模棱朕尚曲賜優容未加譴責伊自當感激
朕恩亟思悔奮益大勤慎今阿哥師傅等不到書
房至七日之久劉墉身為總師傅又非嵇璜年老
王杰兼軍機處行走者比乃竟亦置若罔聞似此
事事辜負溺職於國家則為不忠於伊父則為不
孝其過甚大豈可復邀寬宥且伊係大員亦不必
再候部議劉墉著降為侍郎銜仍在總師傅上行

走不必復兼南書房以觀其能愧悔奮勉否至皇子等年齒俱長學問已成或可無須按日督課皇孫皇曾孫皇元孫等正當年幼勤學之時豈可少有間斷師傅等之任意懈弛皆由總師傅不能稽察督飭所致嵇璜年力衰邁王杰兼軍機處南書房行走既不能隨時查察即不必復兼此虛名總師傅之職著改派阿桂李綬為總師傅以專責成王懿修現實患病竟毋庸交部亦不必在尚書房行走著總師傅等另選八品端方學問優長之員

帶領引見俟朕簡派謝墉在學政任內聲名平常本係獲咎之人前京察議處時經吏部議以革職念其學問尚優是以從寬留任仍令在尚書房効力伊更當知過感奮乃亦復偷安七日不到更屬有乖職守謝墉著降為編修革職留任不必復在尚書房行走著在武英殿修書處効力贖罪其餘各師傅等統俟部議上時再降諭旨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四

訓諭四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三日奉

諭旨朕爲皇子時於雍正五年大婚自毓慶宮遷居西二所踐阼之後升爲重華宮其後漸次將四五所構爲建福宮敬勝齋等處以爲幾餘遊憩之地建置規模已極美備無可復加朕臨御五十五年以來仰荷

昊蒼眷佑壽增八袠五代同堂是重華宮等處實爲

興祥之所即歸政以後亦尚思年節重臨奉時行
慶世世子孫惟當永遠奉守所有宮內陳設規制
亦應仍循其舊毋事更張若皇子皇孫果能善體
朕懷謹守此訓幾暇優游年節行慶傳之奕禩實
為朕所深願至東五所內為年少皇子皇孫公共
所居隨侍內監等住屋亦在此內率無隙地矣若
照重華宮之例另行興建不特宮墻四圍別無空
隙之地可以廓展且亦非朕垂示後昆之意自不
如一循此時舊制之為善也著將此旨交尚書房

敢僅存記并我萬世子孫永遵無斁

十月二十二日奉

諭旨朕披閱臣工等所進萬壽歌頌內有尚書房行走侍講吳壽昌恭紀九言詩一冊上下句用韻分叶體製新穎詩句藻麗其詞章雖屬可觀不免有跨䕶見才之意因思尚書房翰林入教皇子皇孫等讀書惟須立品端醇藉資輔導原不同應舉求名者僅在文藝詞章之末況皇子及皇孫年長者學業已成其年幼之皇孫皇曾孫元孫等甫經就

傅不過章句誦讀之功尚屬易於啟迪選擇師傅
祇以品行為先與其徒藉詞藻見長華而不實轉
不若樸誠循謹之人尚可資其坐鎮即如阿肅學
問雖未優長而資格已深人亦謹飭於皇子師傅
頗屬相宜既在皇子等俱已年長尚書房翰林等
皆係皇孫皇曾孫元孫之師傅若以外間師弟世
誼而論行輩多屬相等且有誼屬晚輩者在皇子
師傅親身訓課自不至交結干求而輩行較晚之
師傅等分同賓友恐不安本分之人藉以結納交

通致有如從前泰雄襃與皇孫綿德往來交結之事不可不防其漸向來尚書房師傅缺出係掌院學士揀選僅會同内閣帶領引見今阿桂嵇璜俱已年老精力不周嗣後着大學士等公同揀選不必專取才華務擇資深立品之員帶領引見候朕簡用至皇子皇孫等與尚書房師傅朝夕晤對祇須勸勉訓課不得泛論文藝相聚閒談為俗例唱和之舉致啟夤緣倘或該員等有營求干請之事一經發覺朕必照綿德泰雄襃之例從重治罪決

不寬貸著將此旨恭錄一道交尚書房存記俾知
警惕
十月二十九日總管王承義等奉
諭旨著傳諭宮內及外圍圓明園清漪園各等處首
領太監知之畫舫齋得性軒被竊遺失陳設等件
經大臣等審訊據首領太監供稱有十餘日不曾
進殿担掃二十四日進殿行行知覺被竊等語首
領並未查看其情可惡將首領張進顏王太平即
行發遣太監等嚴行審訊嗣後各處首領所司各

地方務要勉力勤勞不時查看令太監等小心看守當差日久不可廢弛著總管等不時稽查似此消懶不堪之首領太監爾等查出指名參處照張進顏王太平等一例治罪將此旨著敬事房記載檔案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等

奉

諭旨傳諭總管蕭得祿伊參奏圓明園總管一事所參甚是但理宜具摺不應口奏至總管趙進忠夜

間雖在長春園上夜平日失於稽查亦有應得之咎蕭得祿因與趙進忠曾在淳化軒一處當差是以未將伊指叅此係蕭得祿徇私之處蕭得祿趙進忠俱着各罰一個月月銀劉進忠吳天成各寬免三個月仍各罰三個月月銀再乾清宮總管原有管轄圓明園之責嗣後圓明園首領太監若有過犯總管等經行管責不必告知圓明園總管

八月十三日奉

諭旨本年屆朕八旬開一年穀順成雨暘時若壽辰

之前夕微雨飄灑次旦曦景晶瑩天色開朗太和
翔洽實爲涯祠
天麻十一日命皇子皇孫曾孫元孫等山莊校射元
孫載錫年方八歲五發三中朕心深爲嘉悅賜以
黄褂因憶昔年朕隨侍
皇祖山莊閱射朕連中五矢仰蒙
天語褒嘉
戀顔大悅蒙
賜黄褂其時朕年十有二歲今元孫甫及八齡即能

也發命中仰見
昊蒼篤祜
家法貽庥慶澤延洪克膺備福現在八旬開袠元孫
業已長成就傅計朕壽躋九旬時又可見六代來
孫同堂稱慶欽惟
鴻貺駢蕃
貽謀悠遠朕於感荷之餘倍深兢業不敢以景運增
隆稍存自足惟有勵精宵旰孜孜不怠益務敬
天勤民仰酬

恩佑從前因誕育元孫為史冊稀有盛事曾命督撫等查明各省有五世同堂者據實奏聞特頒恩賚今思朕逮事

皇祖

皇考復得元孫朕已親見七代

篤慶錫光更為古今罕有者又八旗都統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及各直省督撫詳查臣民中如有實曾親身上見祖父下逮元孫有指証者據實奏聞候朕優加恩賚以貽壽寓同登之盛

九月初五日奉

諭旨南府學藝人等乃國家歲時宴會備用音樂所必需内務府包衣人等皆朕之旗下臣僕其俸餉皆有定額若將京師漢人蘇州殿伶及太監等之弟姪子孫入於内府三旗勢必分占包衣人等挑錢糧地步但此項人内如果實心黽勉効力有年者或將其一二人酌入包衣尚可第不得任意多入是以朕臨御以來將此輩入於包衣者甚少從未有因其懇恩即行率准者此事在朕躬可以自

保惟恐後世子孫偶失檢點或因若輩乞請率意准行難爲豫必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加意存記將來朕之子孫不得任意多將此項人等入於包衣旗下僕諫勸弗納必欲將此輩入旗可執朕此旨毅然諫阻著將此旨於阿哥書房軍機處總管內務府衙門各錄一道尊藏

九月初十日奉

諭旨朕偶閱嘉靖年間所刻文獻通考其序文內有命司禮監重刻以傳之語文獻通考一書於列代

制度典章采摭綜覈鏤板以傳原屬表章之道但
自應交與儒臣詳校精覈付諸剞劂庶於稽古崇
文較有裨益乃竟付諸奄豎之手率行承辦書內
句讀及所別四聲多有舛誤即此可見嘉靖年間
惟知溺志焚修躭心齋醮於政治朝綱廢弛不講
此書不值特加論說重為駁正者將此旨錄存首
冊以示朕崇實黜浮至意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諭旨昨安徽巡撫朱珪進御製說經古文閱其後跋

以朕說經之文刊千古相承之誤宣羣經未傳之
蘊斷千秋未定之案開諸儒未解之惑頌皆過當
但歷舉朕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各大端見諸設施者與千日闡發經義
實有符合語皆紀實並非泛為諛詞夫六經為治
世之書內聖外王之道無不賅備若止尋章摘句
僅能得其糟粕無由探索精微即使窺見義蘊並
諸著述不能躬體力行亦屬空言無補朕臨御以

來勵精圖治惟日孜孜幾餘典學於詩書六藝之文偶有闡發俱與政治相關即義疏相承舛訛未正者為之析衷定論亦有裨於世道人心凡平日出治之要皆可與說經之言相印證蓋發為文章者胥應見諸政事我世世子孫果能善繼善述欽承法守學於古訓見諸躬行以朕之心為心以朕之政為政則是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朕於茲有厚望焉此冊著諸皇子及皇孫綿恩各繕寫一部並將此旨冠於簡端將頒設諸處以垂久遠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諭旨乾隆四十五年朕年已七旬恐於秩祀大典儀

節有愆始於

南郊大祀時令諸皇子分詣

配位前奠帛其

北郊儀注內升香奠帛禮臣尚復沿照親行舊例具

奏夫

圜丘

方澤背稱大祀而

南郊配
天典禮尤重乃未經一律更定自係彼時禮臣辦理
遺漏此次大祀
方澤
皇地祇位前香帛朕親自供獻
列祖
列宗配位前宜如
南郊禮朕親自升香其奠帛禮儀亦遣諸皇子分獻
此非朕怠於將事緣

郊祀大典務在精誠孚格禮節無愆方足以昭肸蠁

況朕春秋已八旬開四距乾隆四十五年入閣十

有四載雖仰邀

昊眷精神強固如常然於登拜趨蹌究未免稍遜於

昔若

列祖

列宗配位前奠帛一節仍勉強將事不特

南北郊儀文軒輊未協崇效卑法之義且慮節文繁

重跪起維艱或至遣官恭代轉於

郊祀大典未獲躬親尤非盡誠昭事之道朕自臨御

以來夙夜孜孜惟以敬

天報本為念

郊壇大祀靡不劼毖欽承茲因年壽已高不得不酌

減儀文以冀升香告備是非敢自惜其勞正所以

要之於久我世世子孫承禧衍慶如能似朕之年

躋上壽實我國家無疆之庥所有

郊祀經曲繁文自不妨照所減禮儀奉為法守若未

逾耆耋則於

圜丘

方澤

宗社大祀仍應恪遵定制肅奉明禋倘或稍憚勤勞

耄年木屆遽思節減即非勵精昭格之義我子孫

其敬承無替倍矢虔恭以迓億萬年無疆福祚方

無負朕諄切訓誡至意此旨著於尚書房軍機處

禮部太常寺各恭錄一道敬謹遵照

十月初四日奉

諭旨

雍和宮為
皇考世宗憲皇帝肇封潛邸
皇考踐阼後命曰
雍和宮迨朕紹承大統以
神爽憑依之地理應祇肅潔蠲爰從舊時宮殿供佛
莊嚴每歲朕親詣拈香瞻禮藉抒永慕之忱用貽
崇奉之義因憶乾隆初年鄂爾泰曾提奏其意欲
將
雍和宮賞給和親王居住朕未之允也和親王乃朕

之弟俾居此處雖無不可但究係
皇考肇迹之區若令列邸分藩者居此發祥之地不
特嫌於褻越並恐無福祗承況和親王分府之後
曾遭回祿使當日遂允鄂爾泰所請則此潛邸舊
地或值不戒於火更成何事體即或斯地曾為
皇考臨御百神呵護不致有意外之災但自和親王
而後襲爵業經四次本應遞減今當襲貝子朕格
外加恩兩次襲封親王郡王今綿循仍恩襲郡王
而所居王府已不能修葺整齊堊飾棟題漸就剝

落設以

雍和宮為和親王藩府豈能如今日之紺宇梵宮輪奐長新為萬世所瞻仰乎然茲

雍和宮內朕未經敬安

神御者蓋因

皇考升祔

太廟蒸嘗禘祫肸蠁昭虔揆諸古制原無別安

神御之禮況宮中有

奉先殿景山有

壽皇殿圓明園有
安佑宮歲時瞻拜已足申愾聞僾見之思故
雍和宮供奉三寶不復敬安
神御參稽禮意實為至當更思寧壽宮乃朕稱太上
皇後頤養之所地在禁垣之左日後必不應照
雍和宮之改為佛宇其後之淨室佛樓今即有之亦
不必發也其宮殿永當依今之制不必更改若我
大清億萬斯年我子孫仰膺
昊眷亦能如朕之享國日久壽屆期頤則寧壽宮仍

作太上皇之居祥衍無疆史屬盡美盡善吉祥盛
事本日朕因親詣
雍和宮拈香景仰
前徽恩垂奕禩用是特頒訓諭著繕錄兩道一交尚
書房一交內閣存記俾我子孫知所憲章勿得輕
為改作用垂法守
十月二十二日奉
諭旨前因
雍和宮為

皇考世宗憲皇帝潛邸乾隆初年鄂爾泰曾請賞給
和親王居住殊屬非是朕未之允業經降旨交向
書房內閣存記本日恭閱
世宗憲皇帝實錄雍正二年禮部奏請將
皇考潛邸升為宮殿交工部會同內務府敬謹營造
翰林院撰擬嘉名當蒙
降旨允從敬維
皇考之意亦以潛邸舊地應升為宮殿俾為萬世景
仰以肅觀瞻朕前降之旨適與

聖意相合夫以

發祥筆迹之區自應潔蠲祇肅況已升為宮殿若復

令分藩列邸者居此降為王府有是理乎鄂爾泰

在雍正年間即為大學士軍機大臣追恭纂

實錄時伊復充總裁官

皇考諭旨鄂爾泰寧未之知乃復為此奏其意不在

見好於和親王乃在得時譽耳大臣居心豈宜若

是現在鄂爾泰子孫式微不能克家未必不由於

此是

雍和宮必當改為佛宇斷不可作為王府將來我子孫內有由藩邸紹承大統者並應永遠欽承用昭法守此旨亦着繕錄二道分交尚書房內閣同前旨一併存記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五

訓諭五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皇太子及皇子等軍機大臣等面奉

諭旨朕纘紹洪圖懋膺

景祚仰荷

祖

宗眷佑篤祜延釐周甲紀元舉行歸政典禮一切事

宜斟酌成法期於可行不事虛文我子孫皆可承

遠遵循惟念禮經所載廟制綦崇天子享祀古虞
惟於祖廟升禮展孝至漢代始別立原廟後世踵
行故事增制滋多其制原非近古我朝開國承家
於
太廟歲時禘祫對越駿奔典禮最為隆備又仿原廟
以前明之制在
奉先殿以時行禮已足伸愾聞僾見之思雍正年間
復於景山建
壽皇殿乾隆年圓明園移

恩佑寺奉安
皇祖神御於
安佑宮敬將
皇考神御一體崇奉所謂有舉莫廢朕不敢奉
皇考神御於
雍和宮意在此也然揆諸古制已屬有加此後更可
無庸增設我國家景運延洪繩繩萬禩若繼體之
君皆欲將為所生崇祀以展孝思於父皇平日居
處燕息之地奉安御容非特於體制未符而宮庭

之內供奉亦無餘地且增設處所過多豈能一一
躬親行禮勢必別遣恭代轉非精禋專壹之義朕
御極以來因
雍和宮為
皇考肇封潛邸禮應祇肅潔蠲不可賜為第宅即
舊時宮殿供佛莊嚴每歲親詣拈香以伸瞻慕又
慈寧宮為
聖母皇太后所居頤和益壽最為吉祥福地後世子
孫遂事慈幃即可於此承歡隆養至重華宮為朕

藩邸時舊居朕頻加修葺增設觀劇之所以為新
年宴賚廷臣賦詩聯句蒙古回部番衆錫宴之地
來年歸政後朕為太上皇帝率同嗣皇帝於此臚
歡展慶我後世子孫亦能如朕之躬膺上壽諧偁
備臻再舉行禪授盛典即可遵循例事太上皇帝
於正殿設座嗣皇帝於配殿設座以迓藩禧而伸
孝養實乃億萬載無疆之慶朕臨御六十年殿庭
劇禁俱為朕臨御之所將來我子孫祇循前典惟
當於

壽皇殿

安佑宮舊奉

神御處所一體展敬足抒孺慕設因重華宮係朕藩

邸舊居特為崇奉勢必扃閉清嚴轉使歲時錫慶

之地無復燕衎之樂何如仍循其舊俾世世子孫

衍慶聯情為吉祥福地之為愈乎現在重華宮陳

設大櫃一對乃

孝賢皇后嘉禮裝奩其東首頂櫃朕尊藏

皇祖所賜物件西首頂櫃之東尊藏

皇考所賜物件具西尊藏

聖母皇太后所賜物件兩項櫃下所貯皆朕潛邸常用服物後世子孫隨時檢視手澤口澤存焉用以篤慕永思常懷繼述是則孝之大者正不在多為崇奉以致蹈禮煩則亂之戒也著將此旨敬錄二道一存貯重華宮一存貯尚書房用昭世守

十月二十二日

皇太子及皇子等軍機大臣等面奉

諭旨國朝舊典最重祭

神如過有服制百日之內例不薙髮即不舉行祭祀
朕思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通行已久從前
皇祖升遐時
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禮經王大臣等再四欵勸勉從
國制
皇考龍馭上賓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禮爾時王大臣
等亦曾奏勸朕皆不允因奏知
聖母皇太后蒙
嚴諭皇帝此舉差矣我朝舊制服孝不應薙髮設三

年之久不薙與前代漢人蓄髮何異且祭
神最為吉禮若因不薙髮遂三年不祭
神更非吉事且於國典有關此斷斷不可之事朕承
慈訓諄諄實為至當不易初未念及此也彼時即祗
遵
聖母訓諭不敢泥古今朕仰邀
昊眷御極六十年舉行歸政大典凝禧篤祜衍慶方
長將來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禮當思天子之孝
與士庶異我皇清之制與漢姓殊嗣皇帝仔肩重

器惟當效法
祖宗及朕敬
天愛民法
祖勤政勉承付託此即孝之大者且朕歸政後嗣皇
帝以天下養仰承朕志舉措得宜俾海寓咸臻郅
治合萬國之歡以奉予一人寧不愈於斤斤法古
耶特恐後來書生之見猶不免以事不師古為言
不知純孝篤慕惟在寸心之誠孔子所答宰予之
語但當存此心而難盡拘其迹若必泥行此禮則

蓄髮三年又與改裝漢人何異且必有因此而慫

恿改服制者前代北魏遼金元初亦循于國俗後

因惑於浮議改漢衣冠祭用衮冕一再傳而失國

祚是以

祖宗垂訓無得改用漢人服色實萬萬年貽謀燕翼

之道設云天子應服衮冕以祀天不服衮冕即非

敬天之義則我國家用本朝禮服將事

郊壇百數十年來累洽重熙懋膺

洪貺我

聖祖仁皇帝踐阼六十一年逮至朕躬紀元周甲復
舉行禪授盛典享國延長兩朝共閱百二十餘年
之久
昊天眷佑之隆孰踰於此較之北魏遼金元輕改服
色轉不克享
天心未數傳而不祀者得失豈不彰明較著哉若後
世無識之徒復有循古衣冠之議者即可執此諭
以破其迷總之事貴斟酌成法期於可行我國家
素敦醇樸不尚繁文即如本日太常寺具奏准禮

部咨稱
孝儀皇后神牌升祔
奉先殿前期告祭
天
地
太廟一事亦未免失當
孝儀皇后乃朕因係嗣皇帝生母恩旨冊贈止應
於
奉先殿祭告若因此而舉行

天

地

廟祀大典轉鄰於瀆已著不必舉行後世子孫遇有

冊贈母后即遵朕此旨辦理以昭虔敬而省繁瀆

此旨亦着敬錄二道一存貯尚書房一存貯內閣

我世世子孫其欽承無忽

十二月初八日總管太監等奉

諭旨明月元旦御內殿受賀嗣皇帝之皇后仍照每

年常例於重華宮行禮班次在公主福晉之前公

主福晉與嗣皇帝及皇后均係同輩仍應行家人常禮俱不必跪叩若皇后受冊封及御文泰殿登壇諸大禮公主福晉自應照外班舊例行再嗣皇帝之貴妃妃嬪等即同皇子等側福晉一例其職分俱不至朕前行禮明年元旦即着照此交與總管太監存記屆時遵行

十二月十四日奉

諭旨長春宮向有

孝賢皇后東珠頂冠東珠朝珠等件在彼陳設因

思國家宮殿俱有定制若皇后服物陳設宮中則其地即扃閉清嚴未便再行居住一朝之后服物陳設一宮世代相承禁籞幾無餘地況此等貴重物件原為端闈服飾自當為世代皇后之用又何必虛為供奉致占宮闈之地朕前降諭旨以重華宮為每年錫宴之所將來不應復安神御當循其舊以為世世子孫衍慶聯情吉祥福地即猶此意

所有長春宮供奉

孝賢皇后東珠頂冠東珠朝珠等物嗣皇帝即位

後皇后即可服用從此雲礽繼慶肇翟增輝更為
無疆盛事此旨著交內閣尚書房內務府敬事房
各存貯一分以垂法守

嘉慶元年二月初八日奉
太上皇帝勑旨此次朕與嗣皇帝恭謁
西陵所有隨從執事太監等原祇須照常通融承應
儘足敷用毋庸添派多人即或稍有零星什物需
入隨帶亦祇須酌量少增乃總管太監等喜事鋪
張擬派過多已將張進喜等分別懲治至此後隨

朕同行皆用此例如嗣皇帝經朕命獨往何處不與朕同行之時則執事太監等自應酌添派往着交敬事房存記將此次硃筆清單提奏候朕酌定

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太上皇帝勅旨朕仰承

昊貺臨御六十年來常懷祇畏日慎一日罔敢怠荒自上年舉行授受典禮後又仍每日訓政弗懈益虔期與天下臣民共享昇平之福茲於本月二十一日乾清宮交泰殿災朕心怵惕寢食靡寧恭讀

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太和殿災
聖祖諭曰殿廷告災所關止屬臨御之所但得海宇
清宴置斯民於衽席之上則今所居較諸前代茅
茨土階尚或過矣大哉
訓言垂教至為深切朕自當凜遵
聖訓期四海之人安即一人之有慶惟是
上天示警自有所由因念
聖祖仁皇帝八齡御極在位六十一年享壽六十有

九朕二十有五踐阼紀元六十年傳位皇帝茲春
秋八十有七精神純固康健如常親見五代元孫
武功十全諸福備具並未倦勤日親訓政此皆仰
邀
昊貺篤祜之隆遹於
皇祖自揣受
恩過厚益凛持盈今
上天於默佑之中示以儆戒正是
天心仁愛啟廸朕躬及嗣皇帝我父子祇懼之餘尤

深欽感且朕仍居養心殿皇帝則居毓慶宮而乾
清宮係接見臣工聽政之所相距俱遠祇因承值
太監等不戒於火致有此事現在朕雖已傳位為
太上皇帝而一切政務仍親理訓示政事有缺皆
朕之過非皇帝之過即太監人等不能加意小心
大臣等將伊等按例治罪朕引為己過尚從寬典
而救火出力之官員步軍及太監人等均分別恩
賚此即朕不肯諉過於下深自刻責於衷之意或
此一念修省冀蒙

上蒼默監況二十一日晚間火起時勢甚猛烈坤寧
宮前簷已為熏灼所及幸賴西北風起而大臣等
統率官員兵役竭力汲水救護得保無虞足徵
神佛垂佑實乃不幸中之幸謹於本日清晨虔誠祀
謝以答
靈貺目下已將屆仲冬天氣沍寒庀材鳩工不易明
年元旦朕仍御太和殿受皇帝率領王公大小臣
工慶賀於重華宮前殿受皇子皇孫等慶賀後殿
受妃嬪公主福晉等慶賀與往歲常行無異亦足

以備典禮而廸
天錫春祉自是之後益勵兢惕修戒滿之念勉思補救
庶幾消弭災青敬廸祥和以期上答
天恩欽承
祖訓此尤朕所朝夕乾惕不敢稍自暇逸者所有應
修工程著該管大臣等於春融集料興工即行修
葺完善諸復舊規不必加意用垂億萬年無疆之
慶將此通諭知之